

弘

簡

錄

弘簡錄卷八十

明刑部員外郎仁和弘齋邵經邦學

皇清翰林院侍講學士四世孫遠平校閱

載記 五代晉一

高祖石敬瑭 出帝石重貴

高祖皇帝本出於西陲父臬振雞善騎射自朱邪歸唐徙居陰山從李克用起兵雲朔積戰功至洺州刺史生敬瑭不知得姓石氏之始明宗愛其沈厚寡言妻之以女卽隸帳下號左射軍莊宗已得魏梁將劉鄩急攻清平自馳往救兵未及陣爲鄩所掩敬瑭以十騎橫梁馳擊拔取以旋莊宗壯之拊其背手啗以酥以蕃俗最重此禮由是名動軍中從戰胡柳前鋒周德威死獨以左射軍敗梁兵明宗戰胡盧套楊村爲梁所敗脫之於危

魏兵變時明宗欲自歸天子明已不反敬瑋勸以宜速定計豈有軍變於外上將獨可無事願得騎兵先攻樊門天下要害得之可以成事明宗然之與之驍騎三百直渡黎陽明宗遂得入汴莊宗後至不得入兵皆潰散敬瑋趣汜水收其散卒拜爲保義軍節度使賜號竭忠建策興復功臣兼六軍諸衛副使在陝爲政有聲時諸侯多不奉法鄧州閭北亳州李鄴皆以賊汙論死敬瑋獨被詔褒與普州安崇阮洺州張萬進耀州孫岳等俱稱廉吏明宗首舉以諷天下天成二年十月從幸汴州爲御營使改領宣武軍節度侍衛親軍馬步軍都指揮使加賜耀忠匡定保節功臣三年四月徙鎮天雄拜同平章事興唐尹五月又除驍馬都尉董璋反爲東川行營都招討使不克而還會契丹吐渾突厥皆入寇敬瑋亦欲避秦王從榮之禍自請禦之制出

以不樂爲六軍副使復辭行明宗責問大臣范延光趙延壽等
卒以敬瑭爲請拜河東節度使大同彰國振武威塞等軍蕃漢
馬步軍總管以行屯于忻州兵士忽擁馬首呼萬歲敬瑭懼斬
三十人而後止愍帝卽位加中書令徙鎮成德清泰元年五月
復鎮太原先與廢帝俱事明宗心不相悅廢帝立不得已來朝
心頗自疑欲求歸鎮難以爲言乃陽爲羸疾灼艾滿身帝憐遣
還時弟重胤爲皇城副使與公主母曹太后伺帝動靜言語以
報益見危懼每帝遣使勞軍卽稱疾求解總管以探帝心而帝
母魏氏墓在太原有司議立寢宮敬瑭言陵與民冢墓相雜不
可立帝疑敬瑭欲毀民墓爲國山此發怒議罷總管徙鎮鄆州
不受命因謂其屬先帝授吾太原使老今無故而遷是疑吾反
也且太原地險粟多吾當內撤諸鎮外求強援桑維翰劉知遠

等勸之乃上表論帝非明宗子不當立而許王從益以次當嗣
帝覽表大怒手壞投之地召學士馬胤孫草詔削奪官爵詆以
惡語命張敬達等討之敬瑭求援於契丹九月耶律德光入鴈
門與唐兵戰敬達大敗敬瑭夜出北門兄德光約爲父子以清
泰三年十一月丁酉卽皇帝位國號晉賂契丹以幽涿薊檀順
燕漢蘇州雲應新鄉儒武寰等十六州己亥大赦改是年爲天
福元年拜桑維翰知樞密使事閏月丙寅趙瑩爲門下侍郎維
翰中書侍郎並同平章事兼樞密使時廢帝尚在趙德鈞及其
子延壽叛降契丹鏖之以歸己卯次河陽節度使葛從誨來降
辛巳入京甲申大赦十二月乙酉如河陽追降廢帝爲庶人丁
亥馮道兼門下侍郎同平章事己丑曹州指揮使石重立殺其
刺史鄭玩辛卯宋直言癸巳鎮州都虞候祕瑄逐節度副使李

彥琦同州裨將門鐸殺其將楊漢賓庚子天平節度王建立殺副使李彥贇是歲旱

天福二年正月丁卯天雄軍節度范延光殺齊州防禦使祕瑄
戊寅李崧爲中書侍郎同平章事兼樞密使封唐宗室子爲公
及隋鄴公爲二王後以周介公備三恪二月丁酉契丹使其太
子解里來三月甲辰如汴州有司請尊帝庶母劉氏帝以宗廟
未立謙讓不追四月丁亥赦囚蠲民租賦遣趙瑩使于契丹辛
卯宣武軍節度使楊光遠進助國錢契丹使宮苑使李可興來
五月壬戌求直言丁丑追尊四代爲皇帝妣皆皇后高祖璟諡
孝安廟號靖祖妣秦氏諡元曾祖柳諡孝簡廟號肅祖妣安氏
諡恭祖昱諡孝平廟號睿祖妣來氏諡獻考紹雍諡孝元廟號
獻祖妣何氏諡懿六月癸未契丹使夸離畢來丁酉范延光反

命都部署楊光遠討之張從賓反留守判官李遐死之命奉國
都指揮使侯益護聖都指揮使杜重威討之從賓寇河陽又寇
河南七月陷汜水關殺巡檢使宋廷浩婁繼英叛降于從賓辛
酉重威克汜水關從賓投河死餘黨救之壬申光遠克博州八
月丙申靜難軍節度使安叔千進添都馬乙巳赦非死罪囚九
月光遠進粟十月辛巳禁造甲兵 三年二月戊戌諸鎮進物
助國三月丁丑禁私造銅器七月辛酉以皇業錢作受命寶八
月戊寅馮道及劉昫爲契丹間禮使丙戌許御署官選己丑蠲
水旱民稅辛丑歸伶官于契丹九月己酉赦范延光己未歸靜
鞭官劉守威金吾勅契官王殷司天鷄叫學生殷暉于契丹己
巳赦魏州民稅十月戊寅契丹使中書令韓頰奉間曰英武明
義皇帝庚辰升汴州爲東京以洛陽爲西京雍州爲晉昌軍戊

于右金吾衛大將軍馬從斌使于契丹己未契丹使梅里來戊戌大赦十一月辛亥升廣晉府爲鄴都壬戌除鑄錢令四年正月盜發唐愍帝墓辛亥以張從恩爲樞密副使二月丙辰頒調元曆靈州戍將王彥忠以懷遠城反尋降供奉官齊延祚殺之四月甲申廢樞密使八月己亥朔河決博平西戎寇涇州彭義軍節度使張彥澤敗之執其首領野離羅蝦獨九月丁丑契丹使粘木孤來十一月乙亥立唐高祖太宗莊宗明宗愍帝廟于西京戊子契丹使還折來五年正月丁卯朔德音除民公私債負己丑回鶻使海石金來四月甲子契丹興化王來八月丁酉閏稼于西郊九月丁卯和凝爲中書侍郎同平章事辛巳閏稼于沙臺十月丁未契丹使舍利來十一月丙子冬至始用二舞六年正月戊寅封唐叔虞爲典安王臺駘爲昌寧公二

月戊申停買宴錢三月除民二年至四年以前稅四月己未契丹使述括來八月壬辰如鄭都宣徽南院使張從恩爲東京內外兵馬都監壬寅大赦甲寅光祿卿張澄使于契丹九月丁丑河決中都入于沓河十月河決滑濮鄆澶州安從進反十一月丁丑命討之十二月先鋒都指揮郭海金及從進戰于唐州敗之安重榮反命杜重威往討戊戌戰于宗城敗之是歲吐渾使白承福白可久突厥使薛同海并契丹使皆來 七年正月追封兄敬儒金紫光祿大夫檢校尚書左僕射兼御史大夫上柱國贈太傅丁巳克鎮州安重榮伏誅赦廣晉庚午契丹使達剌來三月歸德軍節度使安彥威塞決河于滑州閏月蝗食麥五月帝有疾乙巳尊皇太妃劉氏爲太后六月丙辰吐渾使念醜漢來乙丑帝崩于寶昌殿年五十二諡曰聖文章武孝皇帝廟

號高祖

出帝名重貴父敬儒唐太宗騎將早卒高祖以爲己子而所生
六子五皆夭重貴方幼故立重貴爲人自少謹厚善騎射高祖
使博士王震教以禮記卽位拜金紫光祿大夫行太原尹北京
留守知河東節度事天福二年九月召拜左金吾衛大將軍三
年冬爲開封尹封鄴王加太尉同中書門下平章事六年改東
京留守十二月爲廣晉尹徙王齊帝崩卽位柩前尊契丹耶律
德光爲祖庚午使右驍衛將軍石德超以御馬二撲祭于相州
之西山帝貪聲色居喪中悅重亂妻馮氏用六宮仗衛太常
鼓吹納以爲后丙子宰相馮道爲山陵使竇貞固副之太常卿
崔稅禮讓使戶部侍郎呂琦爲南鎮使中丞王易簡爲儀仗使
七月壬辰皇祖母劉氏崩輟視朝三日庚子大赦八月戊午高

行周克襄州安從進自焚死庚申天平軍景延廣義成軍李守
貞彰德軍郭謹進錢粟助作山陵庚午葬皇祖母於魏縣九月
辛卯李守貞爲山陵都部署十一月庚寅葬顯陵在河南
安縣庚子
附神主于太廟辛丑蜀靈居所過民租之半十二月庚午北京
留守劉知遠進百頭穹廬是歲旱蝗

八年三月己未如東京赦廣晉府囚庚申次澶州赦囚庚午寒
食望祭顯陵于南莊焚御衣紙錢三月己卯朔趙瑩罷以桑維
翰爲侍中辛丑蝗四月庚午募民捕蝗易之以粟丁亥追封皇
伯敬儒爲宋王贈太師癸卯馮道罷甲辰旱大赦六月庚戌祭
蝗于臯門辛未括借民粟但藏者殺七月甲午冊皇太后丁酉
射于南莊辛亥檢民青苗九月戊寅尊奉國夫人安氏爲皇太
妃十月戊申冊皇后馮氏壬子改于沙臺十一月甲申幸八角

閏馬牧戌戌齊州刺史楊承祚奔于青州十二月甲寅楊光遠反淄州刺史翟宗死之

冊曰天縱亂離一本于岐父變爲伯種易而篡天性不親無祖無禰弁髦其君若胥若靡聚訟無窮作備一時

開運元年大饑正月甲戌朔契丹寇滄州己卯陷貝州庚辰入馬門寇代州以高行周爲北面行營都部署以禦之辛巳殿直王班使于契丹至鄴都不得進而復壬午前靜難軍節度使李同留守東京乙酉北征以景延廣爲御營使丙戌契丹寇黎陽辛卯講武于瀘州詔括馬壬辰契丹屯于元城癸巳趙延壽寇南樂甲午括馬辛丑博州刺史周儒叛降于契丹二月戊申李守貞及契丹戰于馬家渡癸丑馬全節又戰于北平咸敗之三月癸酉戰于戚城契丹遁去己丑冀州刺史白從暉敗契丹于

衡水癸巳籍民爲武定軍四月契丹陷德州沿河巡檢使梁進
敗之取德州甲寅還京赦辛酉幸借民財五月丁亥鄴都留守
張從恩爲貝州行營都部署辛卯李守貞爲青州行營都部署
討楊光遠六月克淄州丙午復置樞密使以桑維翰充之丙辰
河決滑州環梁山入于汶濟七月辛未朔大赦改元巳丑劉昫
兼門下侍郎同平章事八月戊辰旌表陳州項城民史仁諤門
閭九月丙子契丹寇遼城樂壽代州刺史白文珂戰于七里烽
敗之十二月巳亥朔射兔于臯門丁巳楊承勳囚其父光遠以
降殺之閏月乙酉德音赦青州囚契丹寇恒州二年正月契
丹陷泰州壬子馬全節及契丹戰于榆林兩軍皆潰戊午張從
恩留守東都辛酉高行周爲御營使乙丑北征契丹去二月巳
巳幸黎陽橫海軍節度使田武爲東北面行營都部署以備契

丹丙子大閱于戚城丙戌閱馬於鐵丘三月戊戌契丹陷祁州
刺史沈斌死之庚戌馬全節克泰州辛亥易州戌將孫方諫及
契丹諧里戰于狼山敗之四月戊寅勞師于戚城己卯又勞師
于王莽河甲申還京赦左右軍囚庚寅大賞軍功五月丙申朔
大赦六月旱丁卯射于繁臺幸杜重威第八月甲子朔廢二舞
丙寅和凝罷馮玉爲中書侍郎同平章事辛未閱馬于茂澤陂
丁丑拓馬九月己亥閱馬于萬龍岡幸李守貞第十月戊子高
麗使其廣訐侍郎韓玄珪兵部侍郎劉崇規禮賓卿金廉內軍
卿朴藝言來十一月戊戌封王武爲高麗國王十二月丁亥桑
維翰罷以趙瑩爲中書令李崧守侍中樞密使是歲兩幸南莊
又幸沙臺畋于戚城并北郊射兔于硯臺及皋門三年二月
丙子回鶻使突厥陸來壬午射鴨于板橋幸南莊六月孫方諫

以狼山附于契丹丙寅契丹寇邊已丑李守貞爲行營都部署
義成軍節度使皇甫遇爲副河決漁池大饑羣盜起七月大雨
水河決楊劉朝城武德八月辛酉河溢歷亭九月河決澶滑懷
州辛丑行營馬軍排陣使張彥澤及契丹戰于新興敗之癸卯
劉知遠又敗契丹于朔州大雨霖河決臨潢十月河決衛州丙
寅河決原武十一月永靜軍節度使梁漢璋及契丹戰于瀛州
敗績契丹寇鎮定十二月壬戌奉國都指揮使王清及契丹戰
于淖沱敗績死之杜重威李守貞張彥澤以其軍叛降于契丹
壬申契丹滅晉

載記 五代晉二

高祖后李氏

安太妃

出帝后馮氏

高祖叔

萬友
萬全

兄敬威

敬威
敬暉

子重信

重義
重杲

重睿

孫廷煦

廷煦
廷寶

高祖后李氏唐明宗女初封永寧公主清泰二年進魏國長公主三年自太原來朝于春節辭歸廢帝常疑高祖必反留之不得辭語曰爾歸何速欲與石耶反耶醒後左右告之帝大悔公主歸以語益不自安卽位間爲皇后出帝立尊爲皇太后爲人彊傲高祖常嚴憚之開運三年十二月太后與帝問耶律德光遣張彥澤犯京師皆欲自焚嬖臣薛超勸止之德光以書遺太后曰吾有梳頭妮子竊一藥囊奔晉吾戰陽城時亡奚車一乘今皆在否又問契丹先爲晉獲者景延廣桑維翰等所在帝得此書召當直學士范質謂曰杜郎一何相負昔先帝起太原欲擇一子留守謀之北朝皇帝以我相屬我素爲其所知卿爲我草奏具言之庶幾活我子母質爲帝草降表次又爲太后表遣孫延煦延寶奉以請罪德光報曰可無憂管取一喫飯處次年

正月德光入京師帝與太后肩輿至郊外德光不見曰天無二
日豈有兩天子相見於道路耶乃拘于封禪寺遣將崔延勳以
兵守之時雨雪寒凍皆苦饑使人謂寺僧吾嘗於此飯僧數萬
今日豈不相憫僧辭以兩意難測不敢又陰祈守者乃稍得食
復求酒於監者李筠筠曰臣家有酒非敢吝慮陛下有不測故
不敢進帝姑烏氏公主私賂守者得入與訣歸第自經德光降
帝爲負義矣遷黃龍府使人諭太后吾聞重貴不從母教以至
于此可求自便勿與俱行答曰重貴事妾甚謹所失者違先君
之志絕兩國之歡幸蒙大惠全生保家母不隨子欲何所歸於
是二后并重睿延煦延寶等舉族從帝而北從以宮女五十宦
官三十東西班五十醫官一控鶴官四御廚七茶酒司三儀鸞
司三衛以六軍士二十騎兵三百所經州縣皆故將吏有所供

餽悉不得過路旁父老亦持牛酒爲獻衛兵擁厨不使見帝皆
涕泣而去自幽州行十餘日過平州出榆關行砂磧中饑不得
食遣宮女從官採木實野蔬充之又行七八日至錦州幽人迫
帝與后拜阿保機畫像不勝其辱泣呼曰薛超誤我不令我死
又行五六日過海北州至東丹王墓遣延煦拜之又行十餘日
渡遼水至渤海國鐵州又行七八日過南海纔至黃龍府是歲
六月契丹國母徙帝后于懷密州去黃龍西北一千五百里過
遼陽二百里未幾國母爲永康王所囚王遣帝后還止遼陽稍
供給之明年四月王至遼陽帝白衣紗帽與二后謁帳中王止
以常服見伏地雨泣自陳過咎王使人扶起與坐飲酒奏樂帳
下伶人從官望見故主皆泣下悲不自勝爭以衣服藥餌爲遺
五月王上屋避暑取宦者并東西班各十五人及皇子延煦而

去王妻兄禪奴愛帝小女求之帝辭以尚幼王馳一騎取之以
賜禪奴至八月下陞太后自馳至霸州見王求於漢兒城側賜
地種牧爲生從行十餘日道與延煦俱還漢乾祐二年徙帝及
太后于建州自遼陽東南行千二百里節度使趙延暉避正寢
以館之去建州數十里外得地二十餘頃帝遣從行者耕而食
之次年三月太后寢疾無醫藥仰天而泣南望戟手罵杜重威
李守貞等八月卒帝與皇后宮人宦者東西班皆被髮徒跣扶
柩至賜地焚其骨穿地而葬焉周顯德中有中國人自契丹亡
歸言見帝與皇后諸子皆無恙後不知所終

出帝母安太妃代州崞縣人初封秦國夫人卽位尊爲皇太妃
老而失明從帝北遷徙建州卒于道中毀奚車而焚之載其燼
竹與李太后并葬之后馮氏定州人父濠爲州進奏吏以巧

佞爲安重誨所喜使佐高祖爲鄴都副留守相得懽甚乃爲重
亂娶潞女後封吳國夫人重亂早卒后寡居有色出帝悅之假
以皇太后命納之駕至西御莊見高祖影殿羣臣皆賀帝喜顧
謂馮道等曰朕與卿等不任大慶復過梓宮前醢而告曰皇太
后之命與先帝不任大慶左右皆失笑帝亦絕倒又顧左右我
今日作新婦何似皇后與左右復大笑聲聞于外后既立與帝
酣飲歌舞獨尊內寵封拜官官尚宮知客等皆爲郡夫人又用
男子李彥弼爲皇后宮都押衙其兄王執政內外用事李太后
數加訓戒不從故契丹暴帝惡有曰納叔母於宮中亂人倫之
大典隨北遷僻帝受辱數求壽藥與俱飲竟不可得後不知
所終

高祖叔萬友生敬威敬贊萬銓生敬暉而敬德敬殷重亂皆不

如其親疎高祖愛重亂養以爲子故名下齒諸子未卽位前叔兄與弟敬殷子重進皆卒敬威字奉信唐廢帝時爲彰聖右第三都指揮使領常州刺史舉兵時語人曰生而有死人孰能免吾兄方舉大事吾不可偷生取辱見笑一時遂自殺敬德時爲沂州馬步軍指揮使以及誅天福二年正月萬友自故金紫光祿大夫檢校司徒兼御史大夫上柱國贈大師與萬銓勲階相同惟檢校司空贈太傅各異敬威敬德敬殷各贈太傅七年正月追封敬威廣王敬德福王敬殷通王皆加贈太尉八年五月追封萬友秦王萬銓趙王加贈太師敬贊字德和少無賴竄身民間高祖使人求得之補太原牙將卽位累飛龍皇城二使遷曹州防禦使天福五年冬拜河陽三城節度使以性貪暴爲擇賢佐輔之亦憚高祖法嚴未嘗敢犯歲餘徙鎮保義出帝加

同中書門下平章事始漸驕恣陝人苦其暴虐召還京師斥都
押衙蘇彥存鄭溫遇以警之契丹犯邊從幸澶淵使以兵備汶
陽守庶家渡未嘗見敵皆無功開運元年七月復出爲威勝軍
節度使歲餘建曹州爲威信軍授節度使在鎮貪暴尤甚久之
召還張彥澤入京夜走踰城溺死時年四十九 敬瑄字德昭
爲人厚重剛直勇而多智高祖尤愛之命爲曹州防禦使以廉
儉稱卒于官贈太傅加贈太師追封韓王子賤嗣

高祖諸子惟重信李皇后所生餘皆不知其母重英爲右衛將
軍重胤皇城副使重進左金吾將軍高祖起兵重英重胤匿民
家井中捕得誅之并族民家天福二年正月爲二子發哀與重
進皆贈太保 重信字守孚爲人敏悟多智而好禮天福二年
二月以左驍衛上將軍拜河陽三城節度使有善政高祖下詔

褒之范延光反見殺年二十贈太尉 重義字弘理爲人好學
頗知兵法卽位拜左驍衛大將軍幸汴州爲東都留守張從賓
反見殺年十九贈太傅天福七年正月追封重英號王重胤鄭
王重進夔王俱加太傅重信楚王重義壽王加太尉天福八年
俱重加太師皆無子 重睿爲人貌類高祖臥病時尚幼宰相
馮道入見臥內呼出使拜四以宦者抱持寘道懷中時雖不言
左右皆知其以重睿託道也及笏晉大臣以國家多事議立長
君而景延廣已陰許立出帝重睿遂不得立拜爲檢校太保開
封尹以左散騎常侍邊蔚權知開封府事開運二年五月授雄
武軍節度使歲餘徙鎮忠武皆不之鎮 重杲高祖幼子小字
馮六未名而卒贈太傅追封陳王賜名重杲天福八年加贈太
師

延煦延寶高祖諸孫出帝以爲子開運二年秋授延煦鄆州刺史少不能視事從以一宦者又遷尚書郎路航叅知州事宜者遂專政每詔輝航出帝名航還已而徙齊州防禦使三年拜鎮寧軍節度使是時河北用兵天下旱蝗民皆餓死諸鎮爭爲聚歛趙在禮所積尤多帝利其貲遣宗正卿石光贊以幣一百五十床聘其女迎于其第宴在禮萬歲殿賜予甚厚君臣窮極奢侈一婚其費千萬十一月徙鎮保義而延寶代爲鄆州刺史轉威信軍節度使遣賁降表玉璽金印以歸契丹契丹得璽以爲製作非工與前史所傳者異命延煦等還求其璽時因從珂自焚於洛陽舊璽不知所在晉祖受命命工製此璽契丹知狀乃已後與重睿俱北遷不知所終

載記 五代晉三

桑維翰

景延廣

馬全節

子令琮

高行周

父思繼
兄行珪

劉處讓

杜重威

李守貞

扈彥珂

張彥澤

皇甫遇

桑維翰字國僑河南人生而狀貌怪異身短面長臨鑑自奇七尺之身不如一尺之面素有志於公輔初舉進士主司惡其姓勸以不必應舉可從他求仕維翰慨然著日出扶桑賦以見志自鑄鐵硯磨穿則改遂及第辟晉高祖河陽掌書記常隨用兵贊成異謀因使爲書求援於契丹凡滅唐興晉皆其力也卽位拜翰林學士禮部侍郎知樞密院事遷中書侍郎同平章事兼樞密使天福四年出爲相州節度使歲餘徙鎮泰寧吐渾白永福屬役契丹苦其暴虐附鎮州安重榮以歸晉請與契丹絕好用吐渾以攻之高祖重違其意未決維翰力言契丹未可與爭

疏七上。上召至臥內。語曰。北面之事。方撓吾胸中。得卿此疏。計已決矣。可無憂也。又勸上幸鄴。都七年來。朝徒鎮晉昌。出帝卽位。召拜侍中。患景延廣用事。與契丹絕盟。言不能入。陰使人說帝制契丹安天下。非用維翰不可。乃出延廣於河南。拜維翰中書令。復爲樞密使。封魏國公。事無巨細。一以委之。數月之間。百度寔理。先是高祖惡李翰好佚浮薄。詔廢翰林學士。按唐六典。歸其職於中書舍人。而端明殿樞密院學士亦廢。維翰奏。皆復之。四方畏其權勢。賂遺巨萬。歲積不貲。內客省使李彥韜與馮玉共肆譏毀。帝欲黜之。劉昫李崧皆謂不可。然自是日益見疎。帝過飲。得疾。陰遣人白太后。請爲皇弟重睿置師傅。帝愈頗知之。廷怒罷爲開封尹。遂自稱足疾。稀復朝。見契丹屯中。度破藥城。杜重威等大軍隔絕國事。已急求見馮玉等計事。謀復不合。

又求見帝以方調鷹苑中。不暇退而歎曰。晉不血食矣。自晉與契丹盟。始成於維翰。而終敗於延廣。耶律德光凡所書檄。未嘗不以此兩人爲言。欲使維翰先來。而帝因前言。毋絕契丹中心。懷愧不欲使見德光。因諷張彥澤圖之。維翰素以威嚴自持。平時老將大臣見者。無不屈服。彥澤雖驍悍。自矜每往候之。冬月未嘗不流汗。及是利其貲產。將爲不利。左右勸維翰以避禍。答曰。國亡至此。安所避死。遂坐府中不動。彥澤至。厲聲語曰。吾晉大臣。自當死。國安得無禮耶。彥澤股栗不敢仰視。退而語人。吾不知桑維翰何如人。今日猶使人恐懼如此。乃以帝命召之。赴侍衛司獄行。遇李崧。顧曰。相公當國。使維翰獨死。崧慙不能對。彥澤使人縊殺之。德光曰。我本無心殺維翰。何必至此。命以尸賜其家。而貲財悉爲彥澤所掠。

景延廣字航川陝人以挽強見稱父建教以昂不入錢不如不
發初事梁邵王友誨以反被幽亡去從王彥章戰中都身被數
創得免又坐朱守殷當誅晉祖惜其才陰縱使亡明宗時爲客
將卽位授侍衛步軍都指揮領果州團練寧江軍節度使後歷
義成保義河陽天平四鎮復召爲侍衛馬步軍都虞候遷都指
揮使出帝之立延廣有力頗伐其功自是號令征伐一出於已
晉大臣皆不得與高祖崩議告契丹當上表稱臣延廣獨不肯
但致書稱孫契丹怒遣使者喬瑩責晉語以先皇帝北朝所立
故稱臣今天子中國自冊可以爲孫而不可爲臣今晉有橫磨
大劍十萬口翁要戰則來他日不禁孫子取笑天下瑩如其言
必爲起禍之端懼後無以取信請載于紙以備遺忘因敕吏具
載以授瑩歸具告其主益怒天福八年秋帝幸大年莊還置酒

延廣第進器服鞍馬茶牀椅榻皆累金銀飾以龍鳳又進帛五千匹綿一千四百兩馬二十二匹玉鞍衣襲犀玉金帶等請賜從官自皇弟重睿下至佾食刺史從者各有差帝亦賜延廣及其母妻從事押衙孔目官等稱是時天下旱蝗民悉饑死以方握親兵恃功恣橫君臣窮極奢侈以相誇尚明年春契丹大入呼曰延廣喚我來何不速戰相距澶魏之間先鋒石公霸遇鹵於戚城高行周符彥卿兵少不能救馳騎急請益兵諸將由其節制皆按兵不動三將被圍數重帝自御軍救之然後得出皆泣訴然諸將皆奮死力戰而延廣未嘗見敵契丹去始出爲河南尹西京留守自居洛陽鬱鬱不得志見晉口削度必不支乃爲長夜之飲大治第宅園池妓樂惟意所適明年駕幸澶淵復以延廣從皆無功帝方追悔遣供奉官張暉奉表稱臣契丹以

求和德光報使因延廣來并制鎮定與我方許晉知其不可亦止使引兵屯河陽聞契丹至中渡杜重威降乃還德光行至相州遣騎數千渡河趨洛以取延廣戒曰縱使南奔吳西走蜀必追而取之延廣顧慮其家未能引決遑騎奄至併與從事關丕被擒馳見德光於封丘責以南北失權皆因爾名喬瑩質其前言初不服瑩出所藏書乃服因責以十事每一事授一牙籌至八籌以面伏地不能仰視叱而鎖之北行至陳橋止民家夜分伺守者怠引手扼吭而死時年五十六

馬全節字大雅元城人唐同光中爲捉生指揮使趙在禮反以領馬步軍明宗卽位歷博單郢沂四州刺史金州防禦使廢帝時蜀人攻金州州兵寡弱至散家財募士卒相與堅守蜀人去召以爲滄州留後歸晉拜橫海軍節度使俄代李金全鎮安遠

金全叛使與安審暉發兵三萬討之與李昇將李承裕戰于安州城南斬首三千級生擒千餘人追至雲夢執之將獻于朝承裕曰吾掠城中計得百萬皆爲將軍取若見天子必訴此而後就刑全節懼因殺承裕高祖不問徙鎮貽義并安國從杜重威討安重榮以功復徙義武自出帝與契丹交惡全節未常不在兵間開運元年復爲北面行營都虞候契丹與晉大軍相拒涇魏之間全節別攻破白園城掠七百人又克秦州獲二千人降其守將晉廷謙契丹敗于戚城引兵分道而北全節敗之于定豐執其將安暉徙廣晉尹鄴都留守爲重威招討副使大敗契丹于衛村二年徙鎮順國未至而卒年五十五贈中書令爲人謙謹事母孝其臨政決事必問法如何居家嘗衣白襦以謁縣令州里多之 子令琮從父署牙內都指揮使歷檢校尚書左

僕射領勤州刺史平安州及安重榮皆有功父卒起復隰州刺史歸漢爲西京巡檢使周祖改陳州刺史征兗州爲京城四門外廵檢世宗移隨州顯德二年入爲虎捷左第十軍都指揮使六年兼領建州刺史宋祖禪位出刺懷州征李筠日夜儲蓄以俟王師及升懷州爲團練命以充使旋爲先鋒都指揮使澤潞平改昭義兵馬鈐轄卒年三十九太祖甚憐之錄其子延恩爲殿直

高行周字尚質虢州人世爲懷戎戍將父思繼與弟皆以武勇雄於北邊事幽州節度李匡威遇匡儔篡晉王將討其亂遣人招思繼并弟以爲前鋒匡儔棄城走劉仁恭守幽州以其兄弟爲前後中三軍都指揮使分掌燕兵晉留千人以衛仁恭後多犯法思繼等殺之由是晉誅高氏三人時行周年十餘歲仁恭

收之帳下而以其從子行珪爲牙將及守光囚仁恭拜行珪武
州刺史其將元行欽素憚之守光背晉晉兵來攻行欽方牧馬
山後聞變赴援中道麾下兵叛推行欽爲幽州留後兵過武州
執行珪子繁以招行珪當從我行往取守光不然且殺其子行
珪不從行欽以兵圍之行周時在圍中卽夜縋城馳見莊宗莊
宗遣救比至兵已解去乃與行珪俱降晉行珪歷朔忻嵐三州
刺史大同軍節度使明宗時徙威勝安遠二軍卒于鎮贈太尉
爲人性貪鄙所爲多不法副使范延策素剛直數陳規諫行珪
不聽反啣之已而戍兵欲劫庫兵爲叛行珪先覺潛徙庫兵于
他所戍兵無所得乃潰行珪追殺之因誣奏延策同反并其子
皆見殺天下竄之行周初隸明宗帳下爲裨將趙德鈞識之曰
此子貌厚而小心他日必大貴宜善待之莊宗與梁俱軍河上

道明宗東襲鄆以行周將前軍夜行遇雨鄆不爲備軍中皆欲止行周以爲天贊我宜出其不意卽夜馳涉濟入其城鄆人方覺遂取之以功歷端絳二州刺史從明宗平朱守殷克王都遷潁州團練鎮武軍節度使歷彰武昭義二鎮歸晉爲西京留守徙鎮天雄又爲襄州行營南面軍前都部署討平安從進徙鎮歸德出帝時代景延廣爲侍衛親軍都指揮使長李彥韜爲玉用事求歸鎮契丹亂後許王從益遣人名行周將以拒漢奧曰漢世難輔矧叢亂乎不從漢祖入京加守中書令徙鎮天平封臨清王周祖加封齊王卒贈尚書令追封秦王子懷德

劉處讓字德謙滄州人少爲張萬進親吏萬進入梁領泰寧節度以爲牙將後叛梁附晉梁遣劉鄩討之萬進遣處讓求救于晉晉王方與梁相距未能出兵讓於軍門數耳訴曰萬進所以

見國者以附晉故也。柰何不顧其急，願請先死。晉王壯之曰：「義士爲之發兵，未渡河而萬進爲梁兵所敗，因留事晉。莊宗卽位，爲客省使，遣使四方，多稱旨。天成中，遷引進使、左驍衛大將軍。唐帝時，魏州逐劉延皓，從招討范延光爲河北都轉運使。晉高祖時，歷宣徽南院使。延光反，命參楊光遠招討，使軍事已而副招討張從賓又叛，處讓分兵擊破之，還與光遠攻鄴。延光欲降，意尚遲疑，處讓入城，譬以禍福。延光乃山降。時晉重兵悉在光遠，掌握舉動驕恣，凡所求請，高祖多裁抑之。處讓言此非上意，皆維翰、李崧嫉公耳。光遠怒，及兵罷，見高祖訴其事，不得已罷維翰等，以處讓爲樞密使，在職凡所陳述，多不稱旨。由是遂廢樞密之職，以其印付中書。處讓母憂起復，彰德軍節度使、右金吾衛上將軍以疾卒。年六十三，贈太師。」

杜重威朔州人。尚高祖女弟。舒州刺史典禁兵。從侯益破張從賓。以功拜潞州節度使。從高祖降范延光。徙忠武。加同平章事。又領天平。遷侍衛親軍都指揮使。逆戰安重榮于宗城。敵爲偃月陣。擊之不動。重威欲少却。以伺。偏將王重胤請分兵爲三。重威先以左右隊擊其兩翼。伺戰酣。重胤以精兵擊其中軍。遂大敗之。論功卽拜成德軍節度使。重威本起武卒。貪饒無行。又寡將畧。悉取府庫所積。與重榮之貲皆沒之。家高祖知而不問。後出帝與契丹絕好。連歲入寇。悉閉城自守。屬邑多爲屠戮。其民千萬過城下。登城望見。不敢出。救開運元年。加北面行營招討使。明年與李守貞下泰州。破滿遂二城。殺二千餘人。契丹已去。至古北。遣兵擊之。重威等南走。至陽城。爲賊所圍。會符彥卿、張彥澤等。因大風奮擊契丹。大潰。諸將欲追之。重威遽收兵。

馳歸在鎮州重歛其民戶口彫敝仍懼契丹之至連表乞還京
師拜鄴都留守其所留鎮州私粟尚十餘萬斛殿中監王欽祚
和市以爲軍儲仍奏給絹數萬匹重威大怒曰吾非反者安得
籍沒耶三年秋契丹高牟翰詐以瀛州降復拜行營招討使是
秋大水霖雨六十餘日饑殍盈路居民折屋供糞剝糞秣馬兵
行泥潦中調發供饋遑近愁苦甫至瀛州牟翰已棄城去退屯
武彊契丹寇鎮定又西趨中渡橋與賊夾滹沱河而軍偏將宋
彥筠王清渡河力戰重威按軍不救彥筠遂敗清戰死轉運使
李穀教以三脚木爲橋募敢死士過河擊賊不許遂蓄異志契
丹遣騎兵夜鎗西山擊樂城以斷軍後乃陰遣人送款請降契
丹大悅許立以爲帝而部下尚未知乃伏甲士脅之諸將愕然
聽命軍士解甲大哭聲動原野契丹拜爲太傅賜以赭袍使衣

以示諸軍及犯京師重威以降兵屯陳橋士卒饑凍不勝其苦市人隨路詆罵皆俛首不顧會方率錢帛賞士雖將相不免重威當率萬緡訴曰臣以晉軍十萬降乃獨不免率乎契丹笑其無耻免之遣還鄴都晉亡漢高祖入立拜太尉歸德軍節度使懼不受命高祖遣高行周攻之不克詔給事中陳同招之亦不聽乃自將圍之百餘日城中食盡居民屑麴而食皆無人色多踰城出降始遣判官王敏及其妻子相次請降高祖赦之拜檢校太師守太傅兼中書令悉誅璉及將吏歸京師高祖病甚顧大臣善防重威虜時祕不發喪謀共誅之及三子弘璋弘璨弘珣皆尸於市支裂踐踏斯須而盡

李守貞河陽人初爲客將從晉高祖卽位拜客省使監馬全節軍破李金全於安州以功拜宣徽使出帝時領義成軍節度使

爲侍衛親軍都虞候時楊光遠反名契丹入寇從出帝幸澶州
麻荅以奇兵入鄆州渡馬家口柵於河東守貞馳往破之溺死
契丹兵獲馬數百匹裨將七十餘人徙領泰寧軍引兵二萬討
降光遠其故吏宋顏悉取寶貨名姬善馬來獻守貞德之陰置
麾下桑維翰名捕甚急詔取顏殺之守貞大怒乃與維翰有隙
賊平以功拜同平章事賜以光遠舊第因并取旁近官民舍大
治之出帝臨幸燕錫恩禮出於諸將契丹入寇使監杜重威軍
晉兵素驕二人爲將復無節度行營所至居民餽園一空至於
草木皆盡其始發軍有掛甲錢及班師又有卸甲錢出入之費
常不下三十萬由此公私重困還爲侍衛親軍都指揮使連領
天平歸德軍節度使時趙延壽詐言思歸出帝遣人以書招之
願得晉兵爲應大臣皆言重威不忠有怨望之心不可用將用

守貞而重威居常待守貞甚厚故守貞請與俱北至卽俱降契丹授以司徒令鎮天平軍未幾漢高祖起守貞來朝拜太保河中節度使高祖崩重威又死守貞懼不自安其門下僧總倫龍育異相非常目漢室新造帝方立天下可圖乃決計謀反適京兆趙思綰遣人遺以黃衣遂大喜以爲天人協應乃發兵西據潼關招誘草寇所在竊發漢遣白文珂常思等出軍擊之已而王景崇與思綰俱反遣人推守貞爲秦王轉授景崇等官爵遣人間賁蠟書遺吳蜀契丹使出兵以牽漢文珂等久而無功隱帝遣樞密使郭威率禁兵督攻之諸將皆請先擊思綰景崇威計未知所向行至華州節度使扈彥珂言三叛連衡以守貞爲主守貞敗則二叛可傳聲而破矣若捨近圖遠使貞出兵于後思綰景崇拒戰于前勝負未決威以爲然乃先擊守貞馮道又

教以率諸將分爲三柵以遲久困之總倫尙云王當有天下以
分野方災俟殺人垂盡則事可濟守貞信之名將吏大飲指畫
虎圖曰吾有天命者中其掌引弓一發中之將吏皆拜賀益以
自負及城破與妻子自焚漢軍入城於煙燼中斬其首傳送京
師梟於南市其餘黨皆磔之 彥珂代州鴈門人性謹厚晉天
福中潞州王建立薦補河東節府左都押衙漢祖建號擢宣徽
南院使授鎮國軍節度華商等州觀察處置等使河中平以功
遷護國軍節度廣順初就加同平章事移鎮滑州世宗投左衛
上將軍至開府儀同三司太子太師致仕宋祖卽位就西京賜
器幣數日卒年七十五

張彥澤其先突厥部人自陰山徙太原爲人驍悍殘忍目睛黃
而夜有光顧視如猛獸以善射爲騎將數從莊宗明宗戰伐與

晉高祖迎姻爲護聖右廂都指揮使領曹州刺史與討范延光
拜鎮國軍節度使歲中徙鎮彰義爲政暴虐常怒其子數加笞
辱子懼逃齊州捕送京師彥澤上章請殺之掌書記張式不肯
爲作奏怒引弓射式走而免左右因共譏式且迫之去奔邠州
節度使李周以聞詔流式商州彥澤遣司馬鄭元昭詣闕論請
且曰若不得式患在不測高祖不得已與之乃剖心決口斷手
足而死式父鐸詣闕訴冤高祖遣王周代彥澤以爲右武衛大
將軍周奏彥澤不法二十六條并述涇人殘敝之狀諫議大夫
鄭受益曹國珍刑部郎中李濤張麟員外麻濤王禧伏閣疏論
殺式之冤上語以彥澤功臣吾嘗許其不死濤等厲聲曰彥澤
罪若可容延光鐵券何在高祖不得已削彥澤勳爵官鐸并弟
守貞子希範等下詔蠲涇民賦稅免雜役一年出帝時起爲左

龍武大將軍遷右武衛上將軍至右神武統軍自與契丹戰河

北嘗在兵間數立功拜彰國軍節度使與戰陽城晉師方列拒

馬爲行砦契丹圍之

語在藥元福傳

彥澤卽拔拒馬力戰契丹奔北二

十餘里追至衛村又大敗之契丹逕去開運三年爲馬軍都排

陣使往來鎮定之間嘗爲先鋒至中渡橋已爲賊所據力戰爭

之敵小却乃夾河而寨因重威守貞叛彥澤亦降德光遣與傅

住兒以二千騎先入京師彥澤倍道疾驅至河街枚夜渡壬申

夜五鼓自封丘門斬關而入大內都點檢康福全宿衛寬仁門

彥澤呼而下之傅德光與皇太后書入遂頓兵明德樓前遣在

兒傅德光宣語帝脫黃袍素服再拜受命使人召彥澤謝曰臣

無面目見陛下明日遷帝于開封府太后皇后得乘肩輿與宮嬪

宦者十餘人皆步從以兵監守內外不通帝與太后所上德光

表章皆先示彥澤乃敢遣自以有功契丹晝夜酣飲出入騎從
營數百人題其旗幟曰赤心爲主迫遷出帝輦內庫多輸私第
又縱軍士大掠京師凡遷獲罪人彥澤醉不能問出三手指軍
士卽驅出斷其腰領皇子延煦母楚國夫人丁氏有色使人求
於太后遲疑未與卽劫取之與閤門使高勲有隙乘醉入其家
殺數人而去德光入京聞之亦怒命鎔之會勲與都人爭投狀
疏其惡乃令勲蒞殺彥澤所殘士大夫子孫皆縗絰杖哭隨而
詣誓以杖扑之俛首無一言行至北市斷腕出鎔然後用刀勲
剖其心祭死者市爭破腦取髓鬻其肉食之

皇甫遇真定人爲人有勇力虬髯善射少從明宗征伐爲武勝
軍節度使所至苛暴以誅歛爲務賓佐多解官逃去以避其禍
晉高祖時歷義武昭義建雄河陽四鎮罷爲神武統軍契丹入

寇陷貝州以爲馬軍右廂排陣使楊光遠。及遇分兵守鄆。至馬家渡。契丹將渡河以助光遠。遇擊敗之。以功拜義成軍節度。馬軍都指揮使開運二年。契丹寇西山。遣先鋒趙延壽圍鎮州。杜重威不敢出。延壽分兵大掠破藥城。栢鄉等九縣。南至邢州。出帝遣與張從恩會馬全節。安審琦禦之。從恩等至相州。陣安陽。遣遇與慕容彥超率數千騎直前視賊。渡漳河。逢敵數萬。轉戰十餘里。至榆林。爲敵所圍。遇馬中箭而踣。得其僕杜知敏。馬乘之以戰。知敏竟爲敵擒。復入取之。自午至未。解而復合。敵益出生兵。勢轉盛。或勸彥超走。遇曰。戰或可生。走則必死。且無以報國。從恩惟遇無報。皆謂已陷。旣而報至。審琦率兵赴之。諸軍皆從而北。賊望見救至。卽解去。遂收兵而南。是時契丹人馬俱乏。前將不能追。從恩率遇等退保黎陽。賊得從容解去。三年冬。重

威復爲都招討遇爲馬軍右廂都指揮也子中渡聞重威已降衆咸胎愕不能對因出降表遇等俛首以次自書其名遂麾兵解甲出降契丹遣與張彥澤入京行至平棘絕吭而死議者責其不能於脅降時奮起以殺重威故不得爲義烈而與亡人之國者同也。

冊曰數啓匹夫禍成三叛一言興亂此爲至驗重鎮強兵繫於一旦衆思飲食已付成算有人心者不若是誕三復嘆傷曰桑維翰

弘簡錄卷八十終

弘簡錄卷八十一

明刑部員外郎仁和弘齋邵經邦學

皇清翰林院侍講學士四世孫遠平校閱

載記 五代漢一

高祖劉知遠 隱帝劉承祐

高祖皇帝姓劉氏名知遠其先沙陀部人後居太原爲人嚴重寡言弱不好弄面紫睛白視之凜如與晉祖俱事明宗戰于德勝晉祖馬甲斷梁兵幾及亟授以已所乘馬復取晉祖馬殿而還由是德之留守北京以爲押衙從入朝遇愍帝出奔止衛州傳令晉祖與帝議事未決左右欲兵之知遠遣勇士石敢袖鐵鉞擁護晉祖得免敢竟與格鬪而死遂率兵盡殺愍帝左右而去晉祖將舉兵密爲謀畫贊成其事卽位以佐命功擢侍衛親

軍都虞候領保義軍節度使耶律德光送晉祖至潞州臨別指
曰此都軍甚桀驁俗謂勇猛無故勿棄之天福三年遷侍衛馬步軍
都指揮使改領忠武軍已而用杜重威領忠武徙知趙歸德軍
恥與降將同杜杜門不出晉祖怒欲罷其兵宰相趙瑩不可遣
和凝就第宣諭始受命五年徙鄴都留守九月朝京師晉祖幸
其第六年兼領河東改北京留守出帝立嘗疑知遠黜位已高
每優尊之拜中書令封太原郡王幽州道行營招討使又陞北
面行營都統開運二年四月進封北平王三年五月加守太尉
已賀未嘗出兵契丹寇瀋州別遣偉王攻鴈門敗之于秀容八
月殺吐渾白永福等族取其貨鉅萬良馬數千出帝已遷遣牙
將王峻奉表契丹德光呼之爲兒賜以木枋其法貴此如中朝
凡杖非大臣不可得峻持枋歸幽人望之皆避道還言契丹必

不能久居乃議建國二月戊辰司馬張彥威等上疏勸進辛未
卽皇帝位仍稱天福十二年時天下無主來歸者衆相州賊首
梁暉武節都指揮史弘肇取代州殺其刺史王暉晉州將藥可
儔殺其守將駱從期及括錢使趙熙陝州留後趙暉潞州留後
王守恩丹州指揮高彥詢皆來歸三月丙戌朔獨河東雜稅辛
卯延州軍亂逐節度使周密壬寅契丹聞漢起逐去四月己未
以都州衙楊邠爲樞密使都孔目郭威副之史弘肇侍衛親軍
步軍都指揮使契丹陷相州殺梁暉癸亥立夫人李氏爲皇后
甲子以判官蘇逢吉推官蘇禹珪並爲中書侍郎同平章事乙
丑弘肇取潞州戊辰奉國指揮武行德以河陽來歸弘肇取澤
州丙子契丹入鎮州五月甲午以太原尹劉崇留守北京丙申
如東京宣武僞節度蕭翰逃歸立邠國公李從益知南朝軍國

事戊申次絳州刺史李從朋來歸六月丙辰次河陽殺從益及其母于京師甲子至自太原戊辰收國號漢赦罪人蠲民稅閏七月乙丑禁造契丹服器杜重威反以高行周爲鄴都行營都部署討之庚辰追尊四代祖考爲皇帝妣爲皇后高祖湍陰明元廟號文祖妣李氏明貞曾祖昂諡恭僖廟號德祖妣楊氏恭惠祖俱諡昭憲廟號翼祖妣李氏昭穆考典諡章聖廟號顯祖妣安氏章懿以漢高帝爲始祖光武爲世祖八月獲聖指押白再榮逐契丹以鎮州來歸丙申安國軍節度使薛懷讓殺契丹將劉鐸入于邢州九月丙戌以竇貞固守司空兼門下侍郎李潯爲中書侍郎兼同平章事庚辰北征十月甲申次市城赦河北十一月壬申杜重威降十二月癸巳至自鄴都改元

乾祐元年正月己未更名昀時帝不豫適長子承訓薨悲哀增

劇乃以次子承祐屬郭威史弘肇楊邠趙逢吉等時尚未封王
逢吉請亟封之丁丑帝崩年五十祕不發喪二月辛巳封承祐
周王是日卽位柩前癸巳大赦不改元諡帝曰睿文聖武昭肅
皇帝廟號太祖三月壬戌以竇貞固爲山陵使吏部侍郎段希
堯副之太常卿張昭爲禮儀使兵部侍郎盧價爲鹵簿使御史
中丞邊蔚爲儀仗使丁丑李鴻臚四月辛巳楊邠爲中書侍郎
兼吏部尚書同平章事郭威爲樞密使改鎮寧軍節度郭從義
爲永興軍兵馬都部署保義軍節度白文珂爲河中兵馬都部
署五月河決原武又決滑州京畿旱鵲鴿食蝗七月戊申朔彰
德軍節度王繼弘殺其判官張易庚申加郭威同平章事癸亥
契丹鄭州刺史王彥徽來奔庚午殺成德軍副使張鵬八月壬
午命郭威討李守貞等九月西面行營都虞候尚弘遷及趙思

綰戰敗績十一月甲寅殺太子太傅李崧滅其族壬申葬壽陵
在河南告城縣十二月己卯彰武軍節度高允權殺致仕太子太師劉
景綬回鶻吐蕃俱遣使來

隱帝二年正月乙巳朔赦囚二月丙子蠲民紐配租五月守貞
將周光遜降乙丑趙思綰降殺之六月蝗七月甲子克河中守
貞自焚死八月郭從義殺前承興巡檢喬守溫丙戌郭威使來
獻俘十月契丹寇趙魏又陷內丘羣臣進添都馬己丑郭威及
王峻伐契丹十一月契丹遜是歲京師大風拔木壞城門宮中
數見怪物投瓦石撼門扉三年正月西面行營都部署趙暉
克鳳翔景崇自焚死二月甲戌旌表潁州汝陰民趨溫門閭三
月己酉寒食望祭于南御園四月壬午郭威爲天雄軍節度使
六月癸卯河決原武八月達鞠來附十一月丙子殺楊邠史弘

肇及三司使王章皆滅其族丁丑郭威起兵義成軍節度宋延
渥叛附之壬午威至封丘泰寧軍節度慕容彥超軍于七里店
癸未勞軍于北郊甲申勞軍于劉子陂彥超衣威戰敗績開封
尹侯益降乙酉郭允明弑帝年二十蘇逢吉等皆伏誅滅亡
冊曰晉漢迭興革創無名事多忽畧何足論評君身如寄
臣跡若萍臨朝嗣立類匪真誠直書漢滅以破奸萌

載記 五代漢二

高祖后李氏

從子贊

從弟信

高祖后李氏晉陽人本農家女少爲軍卒時牧馬晉陽夜入其
家劫取之已貴封魏國夫人生隱帝太原起兵議賞軍卒帑藏
不足欲歛於民后諫曰方今起事號爲義兵民未知惠而先奪
其財殆非所以救民之意凡官舍所有請悉出之雖少不足士
不怨高祖改容謝之卽位立爲皇后隱帝立冊爲皇太后時帝

年少數與小人郭允明等遊戲后數切責之帝以國家之事非所宜言張昭問之上疏諫帝請親近師傅延問正人以開聰明帝益不省允明等謀誅大臣帝入白太后深以爲不可曰此大事當與宰相議之李業從旁對曰先帝平生言朝廷大事勿問書生帝拂衣而去已而邠等死周祖起兵嚮京師慕容彥超敗於劉子陂帝欲自由臨兵太后止之曰郭威本吾家人非甚危疑何肯至此今若按兵無動以詔諭威威必有說則君臣之際庶幾尚全帝不從遂及於難周祖入京舉事皆稱太后誥奉以爲母請出臨朝后感見待深意涕泗橫流已而遷太平宮上尊號曰昭聖皇太后顯德元年春崩

高祖三子長承訓早喪追封魏王次隱帝次承勳有疾爲開封尹復愛弟崇子贊以爲子乾祐元年除徐州節度使周祖入京

意漢大臣必相推戴及見馮道等殊無意不得已見道下拜道
受拜如平時徐勞之曰公行良苦周祖意色皆沮難於自立因
白太后擇立漢嗣皆言承勲宜立太后命以卧榻昇出乃共奏
贊高祖鍾愛宜立爲嗣遣馮道率羣臣迎之道攜周祖意不在
贊請曰公此舉由衷乎祖指天爲誓道遂亟往見贊贊曰此來
所恃者公三十年舊相是以不疑行至宋州聞衆兵已擁周主
還王峻遣郭崇以兵七百衛贊贊問崇所以來意崇曰澶州軍
變懼有未察遣崇護衛非有他也贊乃召崇登樓相見已而周
祖以書召道先歸留其副趙上交王度奉贊入朝贊客將買正
等欲圖道贊戒以勿草草事豈出于此公道已去崇始幽贊外
館殺買正及判官董裔都虞候劉福孔目夏昭度等周祖已監
國太后下詔授贊開府儀同三司檢校太師上柱國封湘陰公

以幽死贊初以都押牙鞏廷美教練使楊溫守徐州至是聞贊不得立乃閉城拒命周祖拜王彥超徐州節度使以兵克之皆見殺承勲疾卒追封陳王 高祖從弟信初爲典捷軍都指揮使領義成軍節度使徙許州隱帝立楊邠等不欲信在京師乃遣就鎮信涕泣而去所至贖貨好殺邠等死信大喜已而聞難作憂不能食遂自殺追封蔡王

載記 五代漢三

蘇逢吉 竇貞固 慕容彥超 藥元福 唐景思

劉詞 王景崇 趙思紹 史弘肇 楊邠

王章 劉銖 李業兄洪信洪義 聶文進後贊邠九章

蘇逢吉長安人父悅爲高祖從事常命代作奏記高祖稱之得召見精神爽秀卽授節度判官高祖性剛嚴賓佐稀得見獨逢

吉終日侍立又兩使文簿盈積書閣莫敢通達吉輒取懷之伺高祖色善時以進多所允可以故甚愛之然爲人貪詐無行事殺戮祖嘗以生日遣訊囚祈福謂之靜獄願無輕重曲直悉殺之報曰獄靜矣及建號擢居相位時制度草創朝廷大事出其意見素不學問隨事裁決以故漢世尤無法度不施德政民莫稱焉與蘇禹珪同相除吏多違舊制在廷事皆關決逢吉禹珪充位而已尤好納貨市權謗者譴譴以上方倚信二人莫敢告者鳳翔李承吉故秦王從驥子以求玉帶不與前客省使王筠使楚還意得重賂先皆許以一州後咸不與晉相李崧從契丹北漢祖賜以崧第其別產田地在西京者併取之崧自北還因以宅券獻逢吉不悅乃誘人告與其弟異等并家僮二十人謀因山陵爲亂又改二十爲五十坐以族時因多盜詔增本家及

鄰保皆族誅或言古法所無逢吉曾恡以爲是但去鄰保二字
於是跡捕者爭爲苛克殺人滋濫郿州張令桑盡殺平陰縣民
十七村衛州葉仁魯擒盜悉斷脚根宛轉號呼累日始絕聞者
不勝其冤逢吉已貴益恣意放縱至不服繼母喪妻武氏殯諷
百官諸鎮皆輸贈賄諸子服未期除爲官怒庶兄外來未白而
見託以他事杜殺之性喜使酒嘗從征鄰辱周祖於軍中同列
會飲切齒醜詆又諷李濤請罷周祖兵柄太后怒罷濤相乾祐
二年加司空弘肇被誅命權知樞密院方草麻聞周祖兵起是
夕宿金祥殿東閣口未曉見李崧在側明日與隱帝走趙村自
殺周祖梟其首正當崧所被刑之處

竇貞固字體仁同州白水人後唐諫議大夫專子幼能屬文登
同光進士調萬全主簿內艱服除授河東節度推官爲人持重

寡言綽有時望晉祖在藩重其廉介卽位擢戶部員外郎翰林
學士中書舍人天福三年應詔上疏言爲國之要進賢是先陛
下方樹丕基宜求多士乞降詔百僚人各議定有何才能堪任
何職朝廷依奏用之若果能符薦引所奏之官與同獎賞如乖
其舉或涉徇私亟加殿罰如此官由德序位以才升晉祖嘉納
命所司著爲令明年改御史中丞與太常卿崔悅侍郎呂琦張
允同詳定正冬朔會禮節并樂章及二舞行列歷刑部門下二
侍郎少帝拜禮刑工三部尚書知貢舉擇士平允時論稱之與
漢祖同事晉主相得其懽及入汴與尚書王崧率百官見于桀
陽西漢祖駐駕勞問久之會建議宗廟從其請立高曾祖禰爲
四親廟更立始祖廟於四廟之外並尊高帝光武識者咸謂漢
祖本起晉陽親皆匹庶徒以同姓一旦上合高光失之彌遠多

以爲非俄遷吏部尚書逢吉禹珪自霸府僚驟居相位思得舊臣乃擢居首相兼弘文館大學士隱帝改貞固本貫永安鄉爲賢相鄉班瑞里爲勲貴里貞固務以端靖自持楊史樹黨恣橫不能有所規救及敗自詣周祖稱太后制委與禹珪王峻同權軍國政事登極加兼侍中馮道任首相改監脩國史俄罷守司徒封沂國公世宗卽位歸洛陽宋初赴闕詣范質求任東宮三少質不爲奏開寶二年卒年七十八

慕容彥超漢高祖同產弟嘗居吐谷渾部冒姓閼氏黑色卷髯多智詐號閼崑崙少事明宗爲軍校累遷刺史唐晉之間歷磁單濮棣四州坐濮州造趨受賂法當死漢祖上章諭救得減流于房州起兵時逃歸拜鎮寧軍節度使命副高行周討杜重威謀議多不協行周務持重兵至城下久之不進彥超欲速戰不

許揚言行周有女嫁重威子以故惜賊不攻行周大怒高祖聞之懼有他變下詔親征又數以事凌辱行周至不能忍見宰相涕泣自訴高祖知曲在彥超遣人慰勞行周召彥超責之又遣詣行周謝過意方稍解時重威益堅守諸將皆知未可圖方伺其隙而彥超獨言可速攻高祖以爲然因自督士卒死傷者萬餘由是不敢復言後重威出降高祖以行周鎮天雄軍而徙彥超鎮泰寧隱帝遣人殺郭威王峻等懼事不果召諸將入衛京師使者至究彥超方食釋匕箸而就道周兵犯京師開封尹侯益謂隱帝曰北兵之來其家屬皆在京師宜閉門以挫其銳遣其妻子登陴招之可使解甲彥超謂益曰此懦夫之計也隱帝乃遣彥超副益將兵于北郊周兵至益乃叛降獨彥超力戰于七里店太后使人告以善加防衛大言報曰北兵何能爲當於

陣上鳴使歸營又語隱帝官家宮中無事可出觀臣戰明日隱
帝出勞軍彥超戰敗奔兗帝遂遇弑周太祖入立心不自安數
有所獻報以玉帶仍賜詔書以安慰之呼爲弟而不名又遣翰
林學士魚崇諒往諭心益疑懼已而劉晏自立于太原出兵攻
晉絳彥超乘間亦謀反判官崔周度諫曰魯詩書之國白伯禽
以來咸以禮義守之而能長世今令公英武一代豪傑若能量
力相時而動可以長保富貴李河中安襄陽杜令公近歲之鑑
鑑也彥超大怒未有以害之乃遣押衛鄭麟至京師求入朝太
祖知其詐手詔許之復稱管内多盜而止又詐爲高行周所與
書以進其辭皆斥指周過失若欲共反者太祖驗其印文假僞
以示行周又遣人南結李昇出兵攻汴陽太祖乃遣侍衛步軍
指揮使曹英客省使向訓討之彥超閉城自守因大括城中民

賁以犒軍前陝州司馬閔弘譽懼其輒扑悉家賁以獻彥超以爲未盡并罪監括周度皆死是歲鎮星犯角亢占曰鄒分兗州當焉乃勉其城守者曰吾有銀數千錠當悉以賜汝軍士以其在鎮常置庫賁錢有奸民爲僞銀以質者因使教十餘人爲之皆以鐵爲質而包以銀號鉄胎銀私相謂曰此鉄胎爾復何用哉皆不爲之用明年五月太祖親征城破夫妻皆投井死其子繼勲率其徒五百出奔被擒遂滅其族詔贈弘魯左驍衛大將軍周度祕書監

藥元福晉陽人幼有膽量善騎射初事邢帥王檀以勇敢聞後唐爲拱衛威和親從馬嗣軍都校太平軍內外馬軍都指揮使晉天福中爲深州刺史開運初少帝駐涇淵契丹圍魏郡陣於城北元福領兵居陣東偏澶民馬破龍告契丹先攻其東卽浮

梁可奪契丹信之盡銳來戰。元福與慕容鄴各領二百騎爲一隊躍出。奮鐵搥擊斃契丹數人。左右馳突。無不披靡。契丹兵潰。少帝登城望見。名撫之曰。古之忠烈。無以過也。明年契丹復入。晉師列方陣。契丹以奇兵出陣後。斷糧道。晉軍乏水。軍中饑渴。已甚。值順風揚塵。諸將皆謂彼勢甚銳。俟風反與戰。元福謂若俟風反。吾屬必鹵。宜出不意。彼謂我不能逆風以戰。此兵家之奇也。乃率麾下竟出。諸將繼至。契丹大敗。追北二十餘里。殺獲甚衆。擢爲威州刺史。會蕃部三族酋長拓拔彥超石存乜厮襲共謀爲亂。詔元福將行營騎兵與馮暉進討威州。距朔七百里。無水草。號爲旱海。行至耀德。食盡鹵。知我軍饑渴。邀我於險。引衆數萬布爲三陣。以待暉軍。大懼遣人賂以金帛。求和。彥超許之。使者往復數四。至日中。列陣如故。元福謂是不可信。祇欲困

我遷延至暮。則吾黨成禽矣。暉驚曰。奈何。元福曰。賊雖衆而精。兵絕少。獨依西山爲陣。餘不足患。請以麾下騎先擊西山。兵公但嚴陣不動。俟敵少却。當舉黃旗爲號。合勢進擊。暉然其策。彥超大敗。橫尸蔽野。詔與暉各賜襲衣金帶。緡帛銀器。煇乾祐中。從趙暉討王景崇。蜀兵數萬來援。衆寡不敵。漢軍少却。元福領數百騎自後驅之。令曰。敢還顧者斬。衆殊死戰。大敗蜀兵。追至大散關。殺二千餘人。餘皆棄甲遁去。以功遷滑州刺史。周廣順初。從王彥超討徐州叛將楊溫。克之。改陳州防禦使。從王峻討劉崇。爲北面都排陣使。明年調兵戍晉州。命率所部入朝。賜六銖袍。帶鞍馬器仗。以板慕容彥超功。授建雄軍節度使。世宗高平之戰。劉崇敗走。縱兵圍太原。改節度同州。充太原四面壕砦都部署。師還。加檢校太尉。移鎮陝州。又歷定。盧。曹三鎮。宋初加

檢校太師卒年七十七贈侍中

唐景思秦州人幼屠狗爲生後去爲軍卒善角觝事蜀還指揮使唐兵來伐景思守固鎮以城降拜興州刺史晉高祖時爲貝州行軍司馬契丹攻陷爲趙延壽所得滅晉拜亳州防禦使漢高祖時轉鄧州司馬至汧淮巡檢使史弘肇用事有奴因所來不遂馳上變言與李景交通私畜兵甲弘肇遣吏收捕惟有錢十千甲一屬乃鞠奴具伏而釋景思後從世宗戰高平以所得漢降兵數千爲效順指揮屬爲指揮使復戍淮上周師伐淮南以功領饒州刺史兵攻豫州力戰傷重卒贈武清軍節度使劉詞字好謙元城人少事楊師厚以勇悍知名梁唐戰夾河詞屢立功爲効節軍使遷長劍指揮使坐事左遷汝州十餘年廢帝時爲禁軍校從破張從賓楊光遠以功遷奉國第一軍都虞

侯又從馬全節破安州遷指揮使從杜重威破鎮州以先登功拜泌州刺史爲襄州行營都虞候討安從進遷泌州團練使徙房州歲餘爲政不苛進人頗便之卧起常被甲枕戈謂人曰我以此取富貴豈可一日忘之且人情易習若惰其筋力有事何以報國漢高祖時歷奉國右廂侍衛步軍都指揮使又領寧江軍節度使行營都虞候以討李守貞功轉節度鎮國軍周祖入立加同中書門下平章事歷鎮安國河陽三城高平之戍樊愛能等軍敗南走遇詞止之曰軍敗矣可無前也詞不聽輒趣兵以進世宗嘉之以爲隨駕都部署班師改河東行營副都部署徙鎮永興卒年六十五贈侍中諡忠惠

王景崇邢州人素性明敏巧辯善事人明宗鎮邢州以爲牙將卽位拜通事舍人歷引進閣門使事晉累拜左金吾衛大將軍

嘗憤人主不能盡用晉亡厚賂蕭翰將高牟翰以求進不果而
許王從益用爲宣徽使監左藏庫漢高祖起取庫金奔迎至京
師拜右衛大將軍未之奇也高祖攻鄴復不得從乃求留守起
居表謁見行宮願留軍中效用爲盡攻戰之策甚有辭辨高祖
乃奇其材時漢方新造回鹘將入貢言爲党項所隔不得通願
得兵爲援詔遣往迎將行戒之曰鳳翔侯益永興趙贊皆受命
契丹內顧自疑嘗陰召蜀人爲助今聞被鄴咸懼請入朝如其
已來善矣若有遲疑則以便宜圖之景崇行至陝遇贊已東面
所召蜀兵已據子午谷寇南山景崇擊破之追至大散關而還
詔兼鳳翔巡檢使旣至益尚未有行意而高祖崩或勸可速誅
益景崇念獨受命先帝少子莫知猶豫未決益乃亡至京師厚
賂史弘肇楊邠等陰以事中景崇心不自安諷鳳翔將吏求已

領府事朝命授以邠州留後而用趙暉爲鳳翔節度使景崇懼
乃叛盡殺侯益家屬隱帝命暉討之景崇西招蜀人爲助至寶
鵠爲暉將藥元福李彥從所敗暉棄固鳳翔救挑戰不出乃先
設伏以待令千人潛之城南一舍僞爲蜀救兵至旗幟循南山
而下景崇以爲然率數千人潰圍而出遂大敗由是不敢復出
時守貞思綰皆敗門下客周璨勸其速降猶欲爲僥倖萬一之
計以暉精兵皆在城北使公孫肇等燒城東門僞降而以牙兵
擊其城北脫或不成而死猶勝於束手也璨等皆然之遲明肇
燒東門降暉府中火起景崇遂自焚

趙思綰魏州人初爲趙贊河中牙將及徙永興亦從入朝留兵
數百人從思綰於鎮王景崇與齊藏珍以兵迎回鶻至永興用
思綰兵擊走蜀人然以非已兵懼思綰等有貳心意欲黜其面

以白隨而難言之乃稍微風其旨思綰厲聲請先懸以率衆藏
珍勸殺之不聽適漢祖遣人名思綰等因懼死其下常彥卿語
以事至發生乃與俱入城有州校坐於城門奪其佩刀斬之并
斬門者十餘人遂閉門劫庫兵以叛漢祖遣郭從義王峻討之
經年莫能下已而送款李守貞僞除晉昌軍節度使居數月城
中食盡思綰計窮募人爲地道將走蜀其判官陳讓能勸以翻
然效順率先白歸以功補過庶幾有生思綰然之乃遣教練使
劉珪詣從義乞降而遣其將劉筠奉表朝廷拜思綰鎮國軍留
後趣使就鎮蜀陰遣人亦招思綰從義疑之遣人白於郭威威
命圖之從義囚入城趣思綰上道至則擒之父子俱斬于市
史弘肇字化元鄭州榮澤人爲人驍勇走及奔馬槩末以民兵
預調後遷爲禁兵隸漢高祖以爲軍校鎮太原使將武節左右

指揮領雷州刺史其爲將嚴毅寡言麾下小忤意立搥殺之軍中爲之股慄以故起義之初行兵所至秋毫無犯兩京帖然攻破代州王暉以功拜忠武軍節度使侍衛步軍都指揮使擊契丹耿崇美於潞州敗走之王守恩以城降而河陽武行德澤州翟令奇等皆迎弘肇自歸遂入河陽高祖從後至入京師遷侍衛親軍又兼馬步軍領歸德節度同平章事預受顧命立隱帝時關西用兵人情恐懼適太白晝見禁民仰觀京師訛言相驚罪無大小皆死孔目解暉恃狡酷因緣爲奸凡民抵罪吏以白弘肇但以三指示之吏卽腰斬至斷舌決口斫筋折足不以爲異李崧坐族誅弘肇取崧幼女爲婢前資故將失職之家姑息僮奴所養往往勵制其主莫敢告訴燕人何福進遣僮以錢淮南鬻茶僮費筭之乃誣告福進以玉枕遺吳人捕治棄市帳下

利其財貨妻子悉分取之弘肇性不喜賓客嘗言文人難耐呼
我爲卒自領歸德令副使等月率私錢爲獻潁州場官趙溫與
軍將陳振爭官務訟之三司弘肇怒不先白追殺溫連坐者數
十人周祖平李守貞推功拜中書令時帝頗近小人至太后故
人親族託求軍職輒與邠等裁抑之帝始聽樂賜教坊使王帶
錦袍弘肇怒悉取還官周太祖出鎮魏州弘肇議帶樞密以行
恨逢吉楊邠不合會飲寶貞固第厲聲舉爵曰安朝廷定禍亂
直須長槍大劒若毛錐子安足用哉三司使王章曰無毛錐子
軍賦何從集由是文武相爲水火帝遣王峻置酒公子亭和解
之是時用事李業等皆不喜執政帝亦春秋漸長惡爲所制數
有忿言業等乘間譖弘肇等威震人主不除必爲亂會禁中夜
聞作坊鍛甲聲帝以爲兵至達旦不寐遂與業等密謀乾祐三

年冬十月十三日弘肇與邠章等入朝坐廣政殿東廡有甲士數十自內出擒斬三人并族其家帝召羣臣告以謀反皆莫敢對又召諸軍校告以吾今得爲汝主若弘肇等專權汝曹常憂橫死軍校咸呼萬歲周祖卽位追封弘肇鄭王以禮歸葬

楊邠魏州冠氏人少爲州掌籍吏租庸使孔謙補邠拘押官歷孟華邠三州糧料院使事漢高祖爲右都押衙卽位拜樞密使本出小吏不喜文士與蘇逢吉等內相排忌嘗泣訴李太后前尋加邠中書侍郎兼吏部尚書同平章事邠革逢吉禹珪所爲事無大小必先示邠其言爲可方始入白凡門蔭出身諸司補吏者一切罷之意惟求長吏事而忽於大體謂爲國家者恒持帑廩實甲兵完禮樂文章乃虛器也以故秉大政而務苛細凡前資官不得居外天下行旅皆給過所然後得行旬日之間人

情大殺復度不可行而止嘗與王章論事帝前帝曰事行之後勿使有言邠遽曰陛下但禁聲有臣在聞者爲之戰慄帝欲立所愛耿夫人爲后又却之夫人死將以后禮葬又謂不可由是大怒左右乘間構之遂與弘肇等同見殺邠爲人頗儉靜四方賂遺雖不却未嘗敢私往往以資國用居家謝絕賓客晚節稍通縉紳延門下客課吏傳寫諸史傳記將以適用未幾及於禍周追封弘農郡王

王章魏州南樂人初爲州孔口事張令昭逐節度使劉延皓令昭敗婦翁白文珂與副招討李周善乃以章託周匿之楮中負以橐駝之洛陽藏第中唐滅始出爲河陽糧料使漢高祖典禁兵補章都孔目從鎮太原卽位拜三司使檢校太尉隱帝加太尉同平章事是時漢方新造百凡空乏關西討叛供饋軍旅未

特乏絕然征歛剝下民不堪命往時租一碩輸者只耗二升章增至二斗緡錢出入舊八十爲百減至什三民訴田必令全覆以括其隱天下由此重困尤不喜文士嘗曰此輩與一把筭子未知顛倒何益於用凡給百官俸廩悉取供軍餘外不堪者命有司高估其價估定又增謂之擡估意猶不滿往往復增之遇有犯鹽礬酒趙者無多寡皆抵死吏更緣之爲奸莫所控訴卒以兄殺

劉銖陝州人少爲梁邵王牙將與漢高祖有舊從鎮太原授左都押衙爲人恠酷好殺高祖謂舅斷類已特信用之卽位拜承典軍節度使徙鎮平盧加檢校太師同平章事兼侍中時江淮阻隔吳越遣使多泛海以通中國故濱海諸州皆置博易務與民貿易民有負失務吏擅自拘治不關州縣前此皆利其厚賂

悉縱不問民頗爲苦銖一切禁之在任用法深刻民有過犯輒問年幾何隨其年數杖之謂之隨年杖每杖一人必兩杖俱下謂之合歡杖又請增民租一畝出錢三十民不堪之將召還隱帝患其剛暴不至命沂州郭淮將禁兵駐青州始遣符彥卿往代銖跼跼莫敢有異意遂受代還京師嘗切齒弘肇與邠會周太祖兵起朝命誅郭威王峻等家屬銖盡屠滅之極其慘酷太祖入京銖與妻子俱見執時太祖方欲收人心乃奏太后止殺銖與李業等梟首於市赦其妻子卽位與蘇逢吉各賜本處莊宅一區

李業太后弟諸兄洪信洪義等共七人洪信善騎射初隸後唐明宗帳下爲小校入晉授典廩左廂都指揮使漢祖鎮太原同領護聖左廂投岳州防禦使保義武信軍節度使侍衛馬軍都

指揮使業最幼后憐愛之以爲武德使隱帝卽位年幼業與聶文進後贊郭允明等前後狎昵多爲度所以相誚戲宮中放紙鳶肆無顧憚太后數戒不聽時宜徽使關梁欲得之太后遣人微諷郭與弘肇皆謂不可業由此怨望贊亦恨久不得遷乃同謀殺郭等又遣供奉官孟業賁密詔令洪義殺澶州王殷謹聖指揮郭崇往郭害郭威洪義素怯懦遲延不發反引業見殷殷以告郭威威遂舉兵反帝遣內養蕭脫脫威所向威得之遣還附奏請縛業等送軍中隱帝得奏以罪業業言威反狀已白請悉誅京師家屬威至滑洪義就降業急請山府庫資軍禹珪脅曰未可業於帝前拜之曰相公但爲官家勿惜府庫詔下賜京師兵及魏兵從威南者人萬錢督其子作書懷之翌日兵敗業多取內庫金寶以奔其兄洪信不納走至絳爲人所殺周祖

以太后故加二兄同平章事移鎮京兆宋初遷洪信左驍衛上將軍洪義兼中書令移鎮鄜州卒各贈太師

聶文進并州人少爲軍卒善書算給事高祖從鎮太原爲押司官卽位領軍屯衛將軍樞密院承旨時周祖爲使頗親信之遷右領軍大將軍爲人恣橫居中用事謀殺楊邠郭威等夜作詔書制置中外點閱兵籍指麾殺戮以爲已任時周祖在鄴初意文進不與及發詔書皆其手跡乃大詬之帝出禦后命以善衛猶對曰有臣在此百威何害是夜奉帝宿于七里店其徒尚飲酒歌呼自若明旦皆見殺後贊兗州瑕丘人其母本倡故幼嘗謳事張延朗死後更事高祖愛之以爲牙將卽位拜飛龍使隱帝尤幸之因殺楊邠等而悔贊與允明等番休侍帝不欲離左右恐言已短兵敗奔兗州執送京師梟首郭允明少爲高祖所

養任翰林茶酒使。隱帝狎愛之，嬖橫無忌。常使荆南高保融，陰使人步洲城內，若爲攻取之狀，以傾動之。荆人恐遂邀厚賂而還。還，飛龍使其殺楊邠。之日，無雲而昏，霧雨如泣。手刃諸子，姓於朝堂西廡。章嬖張貽肅，血流逆注。及隱帝敗，北郊還至封丘門，不得入，走于趙村。允明從後追弑帝于民舍，後自殺。

弘簡錄卷八十一 終

弘簡錄

卷八十一

七

五代史三